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歸安茅坤順甫著

碑

冉子祠堂碑

冉子鄆人也去臨洛五百里嘗事孔子終身不求仕於洛當不得應古稱鄉先生歿而祀於其社亦不得有功德於洛之土者洛之人何以廟而祀之洛之西五里冉子墓在焉豈孔子之門人各以其學授諸侯之國而冉子歿於是耶然冉子歿而孔子與之訣按史記嘗稱孔子自衛西見趙簡子聞

賔嗚犢舜華之殺也臨河歎獻流涕而返則孔子終身不入趙而冉子之死盖死鄆也豈冉子嘗授學於是既返而門人或得其所遺衣冠遂愛其道哀其死而相與謀葬之後之人因墓以廟耶乎又嘗疑孔子在當時天下之士遊於其門墻傑然者衆矣若季路之攝千乘子貢之連騎結駟於齊魯之郊而亂齊存魯卜子夏之疏序雅頌皆所謂政事文章之褎然聲稱者其餘虎視鱗躍鶚翔儒林不可勝數然皆不得與高弟列而當時所與從陳蔡之間者獨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之徒以德

行稱彼皆無所謂文章政事以自表見然仲弓猶爲季氏宰閔子騫雖不爲季氏宰遭毋嚚亦得以苦行力孝稱內外昆弟之間顏淵才高孔子獨與終日言而不違而問仁問邦及簞瓢陋巷之居數亟稱之不置也至於伯牛則絕無一言一行傳於齊魯論家語稗官野史之間特孔子哀其疾之辭耳以予觀之冉子當言不出口耻然儒者也而亦無奇節特行以自喜州黨朋友之間故後世不得而述焉漢以來自天子至州郡守令之祀孔子至執弟子禮駿奔走盛籩豆凡入學合射養者獻馘

之屬不敢不廟謁以告而冉子得並顏閔之徒首配食之趙古稱多悲歌慨慷慕義名俠之士者也武靈王之覇廉頗藺相如樂毅之勳業平原公子之愛士唐之宋璟宋之李沆彼所謂盖世之賢也然俱已頹落蘺没不復睹記其所遺墓宮往往里之童子樵採嬉遊其上而不復禁而區區言不出口如冉子者數千百年後猶相與守其衣冠之葬以祭何與嗚呼傳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故士之好修不必論著乎文采聲施於國家載名氏撰爇寔於竹帛鼎彛之間而苟自其所

盤游谷處夷然托行隱君子之列焉百世之下固有聞風而俎豆者矣郡守小潭唐君來謁冉子之墓而加亭於其碣復修葺故廟屬予爲記盖將以孔門首德行之義而教郡之士人者嗚呼予非閑於文辭者也又頗自惟性多迂疎稍近辟蘿麋鹿之資而不足以游世焉要之功與言皆不能矯者而獨願乞身入山學爲隱君子如吾冉子以附郡守之教是或可勉而至焉不知其許與遊否也予既詳之如左而因爲樂歌一章以系之碑陰令里人習歌而祀之其詞曰桂樹爲旗兮揭籬爲車未

見君子兮我心則饑炮牲醴以薦兮湛酒于壘君子之至兮式燕與處生不可聞兮沒不可追君子之逝兮洛水無陂

南將軍廟碑

予嘗觀唐祿山之亂兩河之間其所爲祿山蹂躪而敗者不可勝數獨中丞張公巡及將軍南霽雲輩方且擁孱弱數十百之卒與之抗且扭於雎陳之下祿山遂不能踰江淮而唐以不亡未嘗不壯之又讀昌黎韓愈所記南將軍急走賀蘭賀蘭不聽爲之抽佩刀斬指血淋漓席上已而怏怏辭去

以矢射浮屠著甎之半誓破賊後並擊滅賀蘭嗟
乎將軍數既奇不果至今猶使人讀其書想見其
遺事爲之泫然欷歔泣下霑襟甚矣其可悲也沒
且七百餘年而會稽沈君錬來令清豐過將軍故
里特像而祠之予間行縣謁將軍將軍之像岸然
熊蹲虎踞若欲躍馬揮戈戳祿山而喋血其間也
其所裂眥吻頤鬚髮並上指又若飲恨於賀蘭然
者嗚呼豈將軍憤生之不及擊滅賊沒且啣之故
其像然耶抑亦將軍之忠義其屬人心猶江河之
所以流日月之所以臨固有杳然行乎其間而莫

之爲而爲者耶沈君既祠將軍擢錦衣去卒以上
封事寘塞外迄今猶未返予謹爲之鑱石識其事
嗚呼百年之下有司春秋祠將軍當必有采風而
祔沈君於其側者也予爲系之以詩曰　祿山擅
兵飮河而南州郡爲墟鯢截兕劓桓桓中丞列壘
而守翼以虎將南雲則有小大百戰賊格不支扶
瘡起痍數藏彼旗曠日彌久援師不至力竭而亡
河山爲涕中丞就縛起旋其衆一呼顧雲雲笑而
從當是之時中原鼎沸牽以孤城賊疲而殪唐室
不亡伊誰之功忠義卓礫貫日與虹維令之來挹

芸故里俎豆旣闕嗟洟靡止爰飭邑人始像而事
言言朝垣億萬斯祀

桐鄉令金公生祠碑

桐鄉者故野處邑也頃者島夷數劫掠吳越內地
而其令金公始塹土爲城城完築不數月而明年
丙辰夏四月島夷分五道入其所稱最雄者曰徐
海擁數萬人由乍浦焚舟而岸刼峽石道皂林以
窺湖中河朔將宗禮躡其後賊反兵三戰而覆之
於是提督阮公收帳下散卒入桐鄉城賊復圍兵
圍桐鄉當是時海視桐鄉等机上肉耳吳越人亦

危桐鄉欲旦暮下者予扁舟過督府督府引劍畫
地曰賊剽甚其鋒不可當君獨不聞周亞夫之委
梁以困吳楚者乎桐鄉城小而堅其令材多悍一
切楯櫓兵仗火藥薪燭糗糧之屬於諸州縣最且
闔嘗度城隙地遍募邑中富姓者入塡其中提督
公苟從中籍而將之可得卒千人列壘而持數十
日永保戍兵至固可邇而破之不然吾以兵嘗之
少不利譬之抱石以自沉耳東南固魚爛矣已而
賊盛爲雲樓撞竿以攻桐鄉城日急予亦日恐間
以申於督府督府持不顧及匝月桐鄉圍果解圍

中人出稱桐鄉令守城城獲以完大略如督府所
策而督府卒藉之遲永保之兵以破賊嗟乎吴楚
之所以困而毋西與漢爭利者梁爲之捍也海之
所以逡廵狼狽而不得虗湖脅杭以瞰三吴者桐
鄉爲之捍也然而梁竟以首功論賞而桐鄉令人
卒無爲言之者及其去也邑人憐之相與欷歔涕
洟爭像而爲祠以祀之請予紀其事予按祭法曰
能捍大患則祀之若公者謂之有功於　國家可
也獨桐鄉乎哉予旣異督府之所以策公與公之
所以守桐鄉又竊憐公之所以不得如梁故事而

疏錄之　天子也因以其事鑱之牲石之左而系之以詩凡四百八十字公名燕字其安慶人其詞曰　赫赫維尹綰綬茲邑邑故無城鱗列而室數年以來羽書騷驛在郊獸竄在野烏逸尹也爰諮列城而居甇無一金我何以軀下令邑中分雉而趨富者輦石貧者供芻旬月之間畚鍤相望顧城爾金顧池爾湯徙庚百區皂林之陽迺糇迺糧迺積迺倉謂城無人不可以守爰度隙地井牧其畝富家鉅姓自外來有曰臼曰杵且腹且肘繫居無何醜夷突至殲彼大將駭彼輕騎乘勝以逼列

壘而峙虎噉城中破卵無異於維我尹多筭多籌
翊彼中丞擐甲厲矛二人同心散金若流爰募效
士以伐賊謀賊為飛車上可棧雲我宵奪之三百
維羣賊為戰樓錯若星屯冶汁灌之一燼而奔或
聞督府狃賊以餌撥鷙之攫犢虎之噬海其且啗
少奪其氣猶有支黨咆哮以肆樓而撞竿大可十
圍疾擊者三城雷欲隳當是之時幾不可支戍婦
揚干戰士裂眦俄有一夫偏袒前呼曰能為緡挽
竿而屠賊既詐窮維鬩與驪始萌悔心釋圍解戈
中丞既出萬姓孔懌父抱子嘻姑持婦泣且涕且

歌云誰之力猗與維尹爲邦柱石始賊之來氣若怒飈破檻焚艣自比蚩尤蕞爾孤城牽制彼醜曳輪濡尾不戰而走督府乘之其黨遂攜刲若羊豕截若鯨鯢功成之日獻之　天子錫命元戎傳凱萬里猶以我尹藐爾小臣斥堠雖謹矢石匪親薄論其勞書之幕府犒以帑金置之末數邑人憐之潸然涕洟云何以報伏臘而祠剖圭裂符賞不及延廟貌如何億萬斯年

廣東按察司僉事贈太僕寺少卿東華王公祠碑

予友王君之戰沒也大司馬胡公嘗疏其事於朝天子愍之贈太僕寺少卿廕其子賜祠如制予聞而爲之哭且哀而海內之士相與移文而弔且銘其墓矣然大略悲君之才𠃵能也不當死蝪蜥之難而又以君子仕爲社稷死則死之爲封疆死則死之君鄉大夫也何爲赴枹鼓而與將帥之士共死綏也乎予聞而又爲之哭且哀竊疑君賢者也必有所以處其死已而副使凌公按兵海上爲君卒祠事因遣其子如圭來請予志予攜圭復哭圭且號曰君抑知先大夫之所以死也乎予家海上

永嘉場祖宗以來所世世丘墓與　天子之賜
書在焉方海夷之寇也郡縣之兵已嬰城而守而
先大夫爲伏廟而哭因請於族大父名沛者括其
族之丁與閭里之丁盖千人稍稍放古鄉兵之法
而尺籍焉海上宅戍兵所當輒敗去而族大父獨
勒習先大夫所部署兵禦之于上金斬其酋以下
十有六人俘十有四人奪其旗鼓與其騎二十有
五又援其所虜男婦來歸者百餘人當是時夷幾
没而于家丘墓得無恙海上諸戍兵亦遂倚永嘉
場爲疆壘明年族大父沛復禦之梅頭如初而戰

且沒矣先大夫深痛之泫然流涕曰噫吾父死矣吾焉得不死之乎於是過廟而哭復縱族之丁與閭里之丁及之于金輿戰數合又俘斬十餘級會乇寇突至先大夫力戰不能支遂沒嗟乎聞古者君子於廟崩則爲之服言不敢死祖也而先大夫之死爲丘墓也方其仕則死封疆死社稷而士庶人則死於宗廟誼也君抑得無憐之乎且古者士之死不同或重於九鼎或輕於鴻毛盖幸不幸存乎其間而其所不苟於其生則一也故鉏麑之行賊焉而死公孫杵臼與程嬰立朋友之後焉而死

屈原諫於其君而不聽則湛汨羅焉而后數千百年來學士大夫之讀其書想其遺事未有不泫然欷歔而投書以弔之者古之人或為之推其事而書之曰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先大夫之没盖於屈原程嬰而上諸君子庶幾近之聞豫讓之赴智氏之難也其妻不識其友識之君於先大夫為襟帶交能無一言榜之於其祠以慰族之人與其閭里之人過祠而哭者乎予聞其言而涕曰吾曩故疑君之必有所以處其死斯言也可以報君於九原矣君諱德字汝脩少慷慨有大志與予

同年進士釋褐初嘗讀于肅愍公傳輒顧曰吾鄉烈丈夫也推官東昌及大名及爲給事中及出僉事廣東並傑然有古名臣風嗚呼使君得志則其所樹立與聲施國家當裒然與肅愍公日月俱遠矣惜乎未之竟也然其歿也卒以勤事亦異也已予特志天子之所以祠君故它並不之及系之以樂章令里之人春秋祠得肄之鼓吹而歌焉其詞

曰　維公之氣兮鬱乎虬龍噴薄雲霧兮而其沒也於丘中維公之材兮矯乎干將翱翔萬里兮而其沒也於一鄉誰謂非歿兮歿以宗廟亦士之誼

三、八十三

嗚呼肅愍今君所矢志展也其似

演泉周先生去思碑

演泉先生之諭海寧也僅匝歲而擢爲青山令以行其門弟子數百人無問長少相與欷歔涕而送之郊又匝歲門弟子數百人無問長少若兒之戀帷中之母也復相與欷歔共謀伐石紀其事而前以請於予曰聞古者庠序之閒師氏躬道德仁義絃歌俎豆之教以授弟子而其爲弟子也抑亦服習道德仁義絃歌俎豆之教以治其心飭其行故終其身父事之而其歿也則祀之爲瞽宗誼何遠

也近代來庠序之所從事特升散簿書而已耳校
讐文藝而已耳上之人非古者師氏之所以敎下
之人非古者弟子之所以學故於庠序之聚散離
合若郵舍然獨予演泉先生之至也始而望之恂
恂然不勝衣且屨者也再而察之非古者道德仁
義絃歌爼豆之旨不以存於其心而鑱於其行者
也故其升散簿書未嘗不與今之服官者同而其
煢煢然內務潔白外砥長厚若將恥懦而廉頑有
不特升散簿書之末而已者校讐文藝抑亦未嘗
不與今之服官者同而其煢煢然與人子言依於

孝與人弟言依於弟若將致道而正行而有不特校讐文藝之末而已者門弟子貧無以爲食殁無以爲葬男女之長無以爲娶且嫁則請學田之羨於有司而不啻以之飯已之飢也門弟子之困於戶役抑於里訟非其義則郤且詰責之矣而其義也則亦躬爲請其不能與不直者於有司而不啻以之拯已之溺也方其始至而官舍頹矣即請解所食之俸以葺之不敢按故事而三以强之上官也此其郡縣長吏之所難而先生則以師儒而能之者訓導章君者之殁爲之設位而哭且哀繼之

以素衣蔬食而其妻子奴隷故無一人侍者也爲之函封其故篋而其衣冠殯殮以下並解囊而事之已而其子之輦喪而至也則又爲之解囊而私佐之又無已則以號之門弟子數百人數百人無不人人悲慘涕洟各以其所喪父兄者喪之而多者千錢少者數十百錢相與以資其喪而歸此又姻黨族里之所難而先生則以僚貳而能之者其他忠信樸茂之行大都類此此吾黨所以於其去也不敢以嚮之郵舍者事先生而以古之終身而父事之者事先生相與請公文爲之誌其名氏爵

里與其徒官者之本末而百年後令得以按公言祠之於學宮如古瞽宗可也先生名嶅字某吉水人由鄉進士以嘉靖乙丑秋八月署海寧縣學諭以明年冬十二月擢靑田縣令以行嗟乎其署學宮特累朞月耳而其去而繫羣弟子者之思卒若此然問其學少嘗師事同邑羅司諫先生而以高弟稱者予故感而系之以言曰宋胡瑗嘗教授湖中已而門下多名士海內學士大夫望而見之者不以問占其爲胡氏弟子也嗚呼予於先生之教海寧與門弟子所以服習先生之教及其去而無

忘抑可以占羅司諫之流風蘊義也已然則古之
教謂不可行於今之世乎哉

桐鄉縣學新建文昌祠碑

古者學宮祠先聖先師而已已而特祠孔子爲先
師後稍稍增入顏曾思孟以下及漢唐宋諸名儒
或置或廢大略並誦習先師孔子之道者然未聞
有文昌祠也按象緯家有文昌六星躔次斗魁前
爲天府而梓潼神則稱張姓起西蜀或謂姚萇之
入蜀也神嘗持鐵如意耀靈其間土之人像而祠
之隋唐來遍天下矣於是額之曰爲文昌祠豈即

文昌之降神而憑之爲靈者邪間按海內外祠獨孔子與佛老等或謂孔子之教衰而浮屠道士輩始得以禍福簸天下之王公卿大夫士與州里之衆庶而奔走之然按稗官野史所載其驚炫神之教以忠孝爲本則又未嘗與孔子異也世所祠而崇奉之者儒生尤盛以神能配文昌爲靈而萬曆巳卯高公某之令桐邑也既大修孔子之宮以其諸生俎豆而絃歌之矣而邑諭李公某輩又以文昌祠雖國家祀典所不載而其靈則能助孔氏之教以爲功於學宮者於是出橐中俸若干金而像

而祠之於其宮之側來請予文碑之牲石予特序
次其事綴之以樂歌三章令習而吹之以間笙籥
云其辭曰
神之來兮鸞文昌擊鼓其堂玄旂孔章璀璨翱翔
神之至兮翩翩者棠庭燎爲光雲罍像犧挹以酒
糓神之陟兮上帝旁景爍於皇諸士肅將慶澤無
疆

浙江按察使司副使費公去思碑

浙之戍兵繇嘉靖庚戌來浮海諸惡少數勾島夷
入訌刼略吳越諸州郡當是時寇猝起而州郡兵

三ノ四十四廿六

不習戰鬪嘗輒敗且陷　天子採臣下言數徵永保諸宣慰使司兵及河朔故所隸跳盪之士以當之然非所以爲戍守也於是勑督府胡公宗憲專練土著大略僉金衢處掘山煮鑛之夫而輕生者也故時時能爲功而督府抑遂稍稍厚廩餼而尺籍之海上羽檄至胡公又於中别擇擢鋒者而不恡千金以購之故兵頗力戰鬪以猛鷙聞然亦稍稍驕且悍跅跎不覊久之他代者來以海上烽且息而麾下兵三千人第飽食而嬉耳牒監司減其廩餼什之三而又不以時給兵故稍稍怨而間

多流言也當事者又不省於是諸酋中所故嘗爲
部落耳目者擁衆鼓譟刼轅門舁督府公以歸之
營明日直指使者飛章上變以聞當是時遠近大
駭而　天子出左司馬銅梁張公以塡之公旣
行而主爵者或謂戍兵叛其肘腋已虛恐無以當
督府便宜施行也欲陰調他將之故勒土兵者來
以副之職方郎費公堯年持不可曰張公善謀多
大略漸戍兵特餱糧不繼譬則鹿之窘而不擇陰
耳公故當以時定不煩他將兵苟煩他將兵則衆
不能無疑且懼議遂寢而張公來又適有他巡徼

者之亂也輒調部酋中故嘗爲衆耳目者令得以功贖罪明日亂遂定巳而徐徐令監兵按故事廪食戍兵兵且悍久之張公特搜首亂者殉之市餘不問安堵如故果如職方言公由是以材聞衆且議晉公爲卿寺公又力辭廼鱗次出補薊州兵備副使薊州者外提塞而内以擁護陵寢鎖鑰

天子之北門者也公厚護諸將明法令遠斥堠蒐士卒又翕然有聲會川廣間多兵變而中朝且併慮浙之戍兵也於是公復繇薊州徙杭嚴道監兵副使公至輒席故督府張公所行故事以拊循之

公慷慨喜振施意豁如也開襟以待諸兵將諸兵
將人人輒自附以爲獲從事公晚間有少犯者公
輒按法以繩之然亦不過苛其他無名之賞不貲
之費雖盡罷去而例所籍廩食必以時餽其稾與
犒三千人且謝且慙海上烽燧至輒以死赴枹鼓
殉矢石惟恐後頃之公擢參福建政以行諸將領
師三千人泣而遮送之江上次公所拊循本末而
乞予言以碑之予覽之而曰諸將士所銜公之德
於其去也欷歔以泣而不忍捨者特二三年間拊
循餼糧之末耳由予觀之公職方時所陰寢　中

朝徵將與兵之事功於浙爲多假令當時他兵將來衆未必不駭且懼而耳目一亂事屬不測于嘗按唐藩鎮之亂半繇府兵之變而爲彍騎半亦繇兵與將之不相識而脫巾求糧夜呼而起者固多也不然銅梁張公故稱多大略而三千人脫或人人自危譬則脫韝之鷹出檻之虎固當隨手出而吳越之間行且鼎沸而魚爛也已諸將士聞之泫然流涕曰公之活我輩之德固如此非淺輩小人所及知者於是書而歸之令鑱於營之左

許侯廟碑

許侯名遠字令威世居鹽官洛溪里由唐天寶進士累官睢陽太守安祿山反而兩河及山東西州郡之陷者殆土崩矣按韓愈序張中丞傳逸事稱公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竟與巡俱守死又曰兩公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而阻遏之唐室幾爲天下裂而以亾爲存者其功也嗟乎予讀傳記至此未嘗不爲之欷歔流涕而毛髮鬚眉張裂眦以起別按許生忠所抱家世譜代宗朝中興功臣以兩公及南霽雲爲第一圖像凌煙閣勅拜長

子玫爲婺州司馬妻以郡主復拜次子現爲左金
吾衛將軍大曆二年詔葬冠劍於其鄉而廟祀之
已而後梁增祀張公巡而宋紹興八年又益之以
南雷姚三公稱協忠祠非也葢數公者羣而祀之
睢陽則可羣而祀之於其鄉則不可洪武四年禮
部建言許公遠張公巡並廟食睢陽而今海寧則
許公故所生之邑里曰鹽官是也法宜專祀
高皇帝令有司祠春秋歲徵祀額金八兩載在大
明會典頃者有司議均平遞減祀額金二兩五錢
及括祭田故所優之以准輕折者並罷去之而萬

曆十二年縣令陳君某來許生忠首請之陳令牒
郡二千石俞公其略曰許公遠之死仗忠義泣鬼
神而與日月爭光者　高皇帝採禮官議祀之
於其故邑里蓋所謂不忘蛟龍之始蟄於其官而
特令冠帶祠春秋聞古者賢哲之墓猶往往百世
下禁樵採而復其家而况許公之死以捍王室翊
社稷者乎邇年廟貌漸頹甚者前有司議減會典
所載祀之費又從而籍其故所遺祀田與民間賦
算等甚非所以稱國家錄忠崇祀之意謹飾廟貌
併述故事本末以聞郡二千石俞公故持大體爲

之躍然上之撫按及藩臬諸司撫按及藩臬諸司並報曰祀如故會典所載祀田若干畝其以近年丈量而羨者抵辦無令與民間例賦算生攫世易之後或牒且旁落沒無考請鄉大夫居公守移書屬予曰我鹽官廼許侯者始所射桑弧蓬矢之里也　高皇帝嘗採禮官言特廟祀之著爲令即周武之下車而封比干之墓也今郡縣爲之葺其廟併題其額而曩之廲雜他附者之祀與祀田之例爲賦算者僉罷去即古循吏所稱以經術飭吏治者之遺也我鹽官之山增崇而水增潤矣況今

少傅潁陽公即侯之二十八世裔孫也其所佐
明天子日月之際忠貞博大殆與侯千年來後先
照耀而許生忠即其族子且聞于大夫故嘗於少
傅公爲布衣交得無賜之片言以紀其事照來世
乎予于是次第其言而系之以樂歌三章令里之
人肄而習之以備有司者之他日尸祝而俎豆焉
其辭曰祿山叛起冀方侯提卒抗睢陽援兵絕軍
無見糧力竭以亾闕一羅雀鼠殺奴妾饗孱兵奮且
撅枉矢夜光欃槍滅尋就縛河山流血闕二賊不渡
淮誰之功唐室且振除殘兇圖凌烟勒廟宫千載

之下問無窮三闋

劉處士墓碑

博士劉漸堂之諭武康也過苕水上欷歔嗚咽而請於予曰予宋制置使劉公琦故嘗以三千人而敗金人十萬於順昌者之後也由蒲田徙安溪數傳爲乙時以詩而隱於鳳山之麓載縣志已而名希禹者攺卜縣治西大父春以弘治戊午舉鄉試病且没予父照僅十一齡所從大母王暨伯父某某相爲命埶埶守門戶兩伯父稍起家累千金而他徙矣而父獨帷侍大母守故廬以孝養聞大母

病且孱臥者累年由藥餌及一飲一食一切溺矢以上金父所躬爲肘腋滌濯他媼婢不與也事兩伯父如事大父伯父某且沒而遺孤頗孱弱子父又寢衛之得無犯邑壤界萬山中雖與晉江同安永春相齒錯然甚瘠而永春固無驛獨以子邑隸之同安深青驛子父帥邑父老訟之藩臬諸司故獲減半隸永春而子邑之郵傳薄省過半嘉靖間青囊家或請縣撤子先世祠爲路矣子父又帥族諸伯叔子弟哭之縣故得無撤家亦稍稍饒然好賑施閭爲子母錢以貸里之人里之人或貧不以

責也已而城白葉坂閭里例鬻田以供畚鍤已而予家獨罷及問其自則故嘗貸子母錢數十百緡而無歸者入爲臯庭史德父甚故陰爲之地卒從罷也史出而告而予父始及聞之者如此父以處士從田畝間不及以詩書顯　朝請然亦以忠信倜儻爲閭里先里有鬬不以訟之縣有司而父數爲緩頰而解之閭有吉凶社會輒推予父爲社遊重故閭里間無問長少率父事予父而予父亦開襟與之無長少共爲獎借成就人人謂劉君親我也已而病且没號泣者殆數千人没之日呼予之

兄弟訣曰其葬我法石山中爾輩曾聞漢楊王孫故事乎而兄弟輩縱不爲羸葬第衣周於身槨周於棺慎毋侈費吾之生從儉沒無改又曰生雖無善行爾兄弟其爲我請世之賢士大夫而善文章者揭一言於其墓令百年後子若孫之過而掃稍及習聞子生平槩子欬無恨此子所以於父之葬且垂四十年而今獲從子大夫遊子大夫得無如漢蔡中郎之憐郭有道而碑之否乎予聞其言而悲之竊感處士事父母及兩兄類漢孝弟力田其以白衣奮跡里巷且抗有司類漢任俠其以貸子

毋錢覆臯司史而食其報類漢袁盎之不盜侍兒嗟乎處士抑可謂聞郭有道之似而得其風槩什二者巳于故誦習劉公琦多將略頗嚮往之及聞處士多嘉言善行於是綴次所聞而書之以復博士焉

雲南按察使司副使毅齋楊公神道碑

毅齋楊公之爲衡州府推官也聲籍甚友人蔡子木適爲衡州太守于按節南粤道出衡陽太守同公帥諸生迎于講學石鼓書院公生而頎長八尺廣額飄鬚望之輒訝其爲異人巳而前爲諸生口

晝大指頗析名實義利之辨于前問太守太守嘖
嘖稱公氷蘗士也已而公繇太守所書其治與行
之最聞御史胡公宗憲且被召入爲御史而胡公
者亦于同年其秉鉞我浙也間亦共于私論天下
士亦時時稱公不置于嚮往者三十餘年矣公累
官雲南按察使司副使致其仕以歸没且葬久之
公之族子應初來貳我烏程稱公之葬廬陵昭塘
里督學使鄒公善嘗銘其墓獨闕神道碑且謂制
三品始獲碑神道而公繇副使歸也　肅廟以
來詔晉階者三敢爲例請間按誌公諱儲字元秀

號毅齋先世繇忠襄公起家吉水及徙廬陵來世
有顯人矣公之父諱珙由梧州府經歷死於戰公
僅八齡從太孺人輦喪以歸哀毀若成人稍長痛
父沒事太孺人孝以篤行聞及以貲入監中順天
鄉試數上春官不第歸而遭太孺人喪水漿不入
口者數日幾絕既葬猶悲號不自已已而授衡州
府推官公恥不及舉進士盛爲鑱刻奮礪折節甘
澹薄種園蔬爨馬矢以自給官舍蕭然若逆旅其
所抱牒治獄省囚書發奸擿伏犁然若老吏郡之
人呼爲楊青天云數奉檄徧覈他州郡邑簿某奉

百金爲獻公叱之勿以受然亦弗以罪也當是時公之治行冠荆楚及赴召遠近攀轅遮留不得行入爲貴州道監察御史公生而面黑及入朝侃侃持風裁人呼爲鐵面御史　肅廟時頗事齋醮公於表牋稍稍涉諷詔廷杖四十偶獲千金藥不死當是時公之直聲震天下巡鹺河東貪墨吏望風解綬適歲飢公又括贖金助賑全活者數萬人所至檄諸州郡博士弟子躬與之講業論道間謁季路墓墓且崩圮公屬有司括贖金葺之飭祠碑牲石已而按畿以內又按山以西所至多威稜勳

戚貴人歛手不敢犯監山西鄉試公焚香端坐誓
不敢違制私閱卷諸藩臬或更侍公獨危坐無倦
色其嚴毅類如此是時公以御史累俸八年矣以
起甲乙科出爲楚藩司參議提督太和山太和故
以中官監之頗橫閙公至戒下曰此鐵面楊御史
也若輩善避之及知州劉欽命以事忤中官被疏
且逮公又力爲辯雪白其事於朝劉卒獲免未幾
陞雲南按察司副使公曰吾可以挂冠歸矣歸而
杜門絶迹城市屏去聲色紈綺之麗每晨肅衣冠
謁家廟或問之公曰對越祖考何敢懈也爲鄉社

約務以抑浮息訟爲閭里勸閭里共化之閒兢公
質公輒以片言解之里人不知有公庭也按節使
或疏薦公公亦弗聞也其束髮所好惟鄒文
莊公羅文恭公輩相與講學於義利名實之辨自
少迄老斤斤不失尺與寸晚年獨懸一磬於座右
以自警令蒼頭曰吾每日端坐或稍昏惰若擊磬
數聲公一聞磬聲輒起正襟危坐講鄉約必設
御座置 聖諭於其上具朝服行覲禮或請以燕
服公曰既設位吾君儼然在上豈敢以褻服見竟
日不少惰其沒也無他病翛然而逝類尸解者嗚

呼仲尼云君子哉若人公近之矣予故特表其生
平之大者令碑之墓原之上銘曰毅齋先生邦家
之楨釋褐筮仕玉潔冰清司理衡州太守亟稱入
爲御史以直節名上犯 天子杖之闕庭巡鹺
河東適値歲飢括贖助賑撫恤流離檄建書院講
學于時展祭前賢葺墓崇祀已而特節晉按畿內
近臣晲戚股栗待罪激濁揚清權倖不避吏部覆
疏獨持國是再巡山西適監省闈焚香籲天甄拔
眞材及閱三關烽燧猝窺度險勤陣虜折不支當
是之時文經武緯矯矯虎臣震疊中外出之荆南

併抗中寺州臣逮繫數淵其盤敀臯滇南乞山來
歸逃虛匿景竹壟布衣城市絕迹林泉息機表帥
鄉里爛然光輝無病而逝或疑仙蛻始也雷轟繼
也日霽葬之名山特揭碑碣外史書之永垂後裔

督府常公去思碑

于浙古吳越地塹江縮海以爲鎮一都會也嘉靖
壬子間倭夷刼掠州郡覆軍殺將　肅皇帝赫
然震怒超擢胡公宗憲爲僉都御史而胡公席天
子不世之知而奮身戎行前後斬馘殆萬俘其魁
以獻妖氛既掃封內宴然矣及胡公之去非其罪

浙之人不勝欷歔涕洟相與肖其像祠之春秋于
今不廢越二十餘年海上之烽燧不至羽檄不聞
麾下之士特輕裘緩帶以相徜徉而已他代者來
稍稍減其芻糧或給不以時諸部曲亦稍稍怨咨
共煽流言當事者不之省于是擁督府鼓譟爲亂
事聞之朝而出兵部侍郎張公佳胤以塡之未下
車而省中又適踐更者民合兵而颺也張公故多
大略即傳璽書宣諭中外縛其渠魁散其支黨事
尋定乂之張公入爲大司馬而浙之人亦戴而祠
之事見太子少保張公瀚碑誌中又十餘年萬曆

辛卯常公來先是公繇給事中出校文浙上習知
督府所故嘗籍麾下者金掘山煮海之士而能賈
勇力戰鬬赴枹鼓槖之變特繇揞尅者過耳第時
久世易壯者老老者死而懦且疲者半非所謂摧
鋒陷陣之舊已於是大爲蒐乘補卒旗幟組練一
旦變色未幾公聞寧夏之叛 天子所徵六郡
材官者甚亟也迺選卒三千人命將櫜弓矢裹餱
糧走萬里道以赴之卒之逆虜就縛而寧夏以平
又未幾倭夷間道襲朝鮮據其國都其工寘山谷
越草莽 天子仁覆屬國詔出師援之且移督

府所赴寧夏者再赴遼東而又檄督府別募數千人扼淮揚扼天津當是時中朝所倚浙之貔貅爪牙不異古秦之銳卒楚之技擊也方倭之內訌山東淮南及閩海之間殆鼎沸矣而于浙獨熊蹲而虎踞耕者耒耜織者機杼商賈者舳艫相望不以怖然則浙之田野里巷漁樵畋牧能不移其嚮所共為謳吟兩公者於以碑而續之牲石也乎嗟乎胡公者汗馬於血戰張公者戡亂於既棼而常公者則又嘿為制勝於無形均之傳所謂以勞定國而與民捍患者已然則浙之人士所相與羣而俎

豆不廢者情也亦典制所宜也寻因諸父老之請
書其本末而系之以歌曰　　歸安茅坤順甫著
浙之兵兮悍且梟投石超巨兮共咆哮萬里疾馳
兮奮若飈西摧寧夏兮東蹙遼賊壘嚙指兮呼天
驕一闋浙之將兮鷙且驤所嚮無敵兮僉欃槍一鼓
先登兮蕩戎行再鼓搴旗兮柱矢夜光力掃妖氛
兮捍封疆二闋浙之督府兮按南州令若嚴霜兮氣
横秋遣將西征兮口畫軍籌海不揚波兮腥羶愁
功成身退兮耻封侯古之魯仲連兮名與天壤同
流三闋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歸安茅坤順甫著

墓誌

姚大母壙誌銘

姚大母者余外父高郵州判官姚公旭之母也母陸氏年十九而歸外大父悗閒公玘生子三人長卽高郵公次旻次昊年四十五而歿歿而葬於稱字圩祖阡之麓不及誌且銘是爲弘治六年癸丑也又二十七年而悗閒公歿將卜葬占者以故祖阡當不得堪輿家所稱吉兆改卜之悗潙里是時

高郵公猶儒生中歲窘賦家益落貧無以改毋之封也已而官高郵罷歸未幾卽又沒沒之日數張目顧兒翼自以不及合葬毋且銘其墓爲恨自毋之始葬以迄於今蓋越六十年矣頃者繼大母徐氏沒翼旣以乞銘董太史份而合葬之新阡而又痛父高郵公之沒之恨也輒泣而謀於余謂昔者季子適齊葬其子於嬴博之閒反而號曰魂氣無不之也余大母之歸祖阡久矣又何必穴之此而葺乎彼也第曩之葬也不及誌且銘苟無以卒其請則何以報先君子而塞其悲余爲憐而語之曰

銘墓非古也孔子葬母於防封之崇四尺不言銘況笄珥之行非迫宋姬許穆之難則無以顯其節而衷其聲稱世之銘大較多不中古銘法特以烹醢紉繢珮瑀圖史之略互相矜飾而已要之非古者所以採之江漢之間以録附國風之意若毋之卒而葬葬而不及合與今之始爲之銘是皆不可以無識也於是次而爲之銘曰　歲癸丑兮曰來復墓木落兮銘始卜告之後昆兮封所獨

鄉進士唐君墓誌銘

嘉靖乙卯冬十月三日鄉進士唐君卒里族相與

哭於其家曰君齠而孤而卒能力學以文章顯其身完其母於婺立其弟於祿唐氏之族起白屋於今詩書之澤盎然阡陌之間者君之才且賢也而惜也君年不永而卒止於此學士大夫相與哭於其巷曰君之才且賢譬之干將鏌鋣使有司早得錄君而貢之於　天子之庭專一城拜一命當必能攄策效忠以施功名於時惜也一躍而蹶而今露零無聞矣悲乎士之不遇也如此其友人芓坤獨欷歔涕泣設位而私哭之曰君之才且賢不幸而不遇人皆能知君而以悲且弔君而至於君

嘗抱隱憂閒讀伍胥傳至行泣於吳市以報父之仇輒流涕發憤思欲得其當以弔其遺風且曰吾得爲伍胥所爲雖死無悔也君之志若此亦可悲也已然君涕而不忍以言於子子亦悲而不忍請於君已而君之志不知其能竟與否及其長子蚤死而爲書以告子曰吾嚮嘗慕伍胥所爲然胥之湛於江也或謂其不當僇荊王之屍天固厭其不祥也以至於是嗚呼子讀君之書而聞君言則又悲然亦涕而不忍以請於君君亦涕而不忍竟所言於子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

或領二千石或由御史出爲監司僉有聞於時再傳爲處士簡字克廉號隣溪處士以布衣屛跡丘壑無他瑰瑋嶄巖之行以聲稱州里閒然獨能引棲淸先生之教以抗宗法於族事父孝與弟仲相友善處士既長老而父母猶在堂朝夕候寢膳或歲時召族姓相宴會處士則皓鬚眉褎衣帶而傴僂於前仲亦皓鬚眉褎衣帶而傴僂於後方諸父後先貴盛時恂恂然與仲守詩書禮讓以帥諸昆弟子姓諸昆弟子姓僉如田家子不作氣勢以狠藉人晚及諸父漸零落則又繩繩然與仲守詩書

禮讓以師諸昆弟子姓諸昆弟子姓或第或未第
然各纍然以經術紹門戶至今不輟也故施氏子
弟出則與絃歌之士相俎豆退則與阡陌之子相
俛仰訢訢如也與與如也葢未嘗敢以睚眦人人
亦未嘗睚眦之者昔漢史嘗稱萬石君家以孝謹
聞雖齊魯諸儒自以不及予竊謂施氏近之矣郡
太守嘗薦處士行而賢之檄縣長吏揭書其名於
亭召之鄉飲而令給冠帶金謝不受享年七十而
沒是爲嘉靖庚戌十月二十八日也配姜氏子男
三守成守常守訓女一適李思望孫男可大等七

守成卜以某年月日葬於姚溪祖阡之側而來請
銘于毋李孺人棲凊之甥也予故聞處士家法能
世棲凊先生之教以爲閭里勸因許之銘銘曰
昔漢石氏以孝謹稱父子篤行累世組纓猗歟施
氏席彼家聲書之墓宮以永令名

太學沈君墓誌銘

始予宦金陵客有沈君嘉謨者携二子過焉坐而
貌之退然衣不勝質行君子也與之語其息深深
如也間出二子所著文章讀之矍然與古人之至
者相隱約非他經生贗貸爲者予頗異之越甲寅

君卒且葬不及誌其墓明年二子抱友人姚君狀
來請銘按狀君之世系宋以前不可考勝國時有
諱文者家吳江遂爲吳江人文生文浩文浩嘗從
高皇帝宿衛禁中文浩生敬敬生奎奎生漢漢即
君父也　今上即位初漢由進士拜刑科給事
中頃之贈父奎如其官累遷戶科左給事中當是
時給事公以直諫顯竟以議獄忤　上旨罷歸
給事公少負氣魁岸自豪旣罷歸觖觖不得志於
是託計然范蠡之業與世相浮湛權贏縮盛田宅
或累貲鉅萬而閭里之間望之者稍稍起矣君入

則連諸昆弟以匡振給事公出則薄取厚與以謝
閭里故閭里之間聲稱君而亦陰以善給事公給
事公既以貲饒綺紈結賓客而君之雅好特澹寂
於給事公所向頽然無所合若不當給事公者然
事給事公獨謹故於綺紈賓客中亦未嘗不極鮮
腆承之給事公數北出遊洞庭虎丘諸佳山水君
亦輒供張屬諸昆弟連翩左右酒酣迭起前壽或
故爲六博樗蒱之戲相勝負以繆給事公給事公
亦往往解頤而罷給事公既衰且晚不獨厭故時
所習贏縮計不欲爲而由諸公子善承其間且志

向所爲觖觖罷歸者君之力爲多也君性愛善恐故於諸昆弟中自少至長老比相友讓絕不爲睚眦而諸昆弟卒未嘗有睚眦之者其遇姻族里黨也亦以遇諸昆弟者遇之自少至長老比相友讓絕不爲睚眦而諸姻族里黨亦卒不聞有睚眦之者間有急或昏夜往請必給之無靳色其償與否不問也有不能償者往請輒又給如初其力不贍與否亦不問也人以是爭相引慕爲長者一日行田間有一兒杜姓者從羣兒戲獨異君間視而偉之因抱與俱歸廟見而名之曰偉令兄事長子位

王室綱紀四方者而今且沒而公之業止是耶公名濂字子清甫弱冠舉浙江鄉試第一巳而與弓同第進士授刑部陝西司主事以能聞因推擇爲吏部當是時諸爲吏部者所當進且絀天下之賢不肖其權歸于執政者十之九而聽吏部所自得爲者十之一諸郎署不得不共爲滰澳泂恣以相浮湛間有守其職以抗者輒坐罪去而公之入吏部也既以能顯聲郎署間執政者業巳器重之又適兩執政者互相搆其一敗去公數畫策闗說執政者指故所嫉而欲擊去之其人不肖也公聽之

矣賢也即前說之曰某故所忤門下者然頗竊時譽執若姑置之而以顯君侯之能容乎或指故所私而欲顯擢之其人賢也公亦聽之矣不肖也即又前說之曰某之骫法毀職也如此其所獲罪門下者甚矣而君侯復私之毋廼甚其忌而分故執政之謗且訕乎執政者往往頗解唯公指顧間有不得即入以告於太宰出以私諷執政所故帷待而親信者故公獨能反其權於吏部者十之九而姑以聽執政者十之一公又力以抑奔兢振淹滯爲職其按資未及而或援之者力雖才智亦擯之

其按資已踰而剌不及門者雖孤遠亦亟之矣一要負缺衆或私指曰某有力當不次補之矣已而公所補者某葢蹇諤之士無他援者也一冗負缺衆或私指曰某負缺按故事當補某輩矣已而公所補者某葢衆所謂有力者也故公之典銓曹舉賢任能進則以才獲信於執政而退則不拂天下士大夫之望公亦數自喜後先郎署閒而能以直舉職者數十年以來一人而已而公以能擢通政提督謄黄然公亦以能爲世所搆向所忤執政而進退之者人日以衆怨日以深其所從中而巧

擊之者日以力會虜入寇公以守都城有聲遂出公爲僉都御史提督畿南北諸郡屯田事矣益以使能爲名而寔遠之也未幾公坐訕左遷公不就即拂衣歸歸則買山列亭榭種名花異卉又別穿池種五采玳瑁粉黛之魚仰而嘯俯而臨流以自適多買名姬以恣歌舞當其秋深而蟋蟀時鳴也檻蟋蟀之善鬬者共諸名姬分席而博博而負者則携金治樽罍上下山池間露零星稀未歇也士大夫或以規公公不顧嗚呼古之賢智之士固有溺於酒溺於奕溺於丹砂冶化至死不解然要之

彼或中有所負以自沉酣淋漓於其中而世莫之識故曰溺也者匿也韓昌黎之所謂有托而逃焉者也若公者無適以才適當世位不究志而遂以聲妓躑躅自溺而終其身者歟嗚呼君子之得志而聲施也則龍躍否則蠖屈而已此其所以以道御命而進亦可退亦可也賈生遷長沙而爲之賦鵩而亡昔人猶悲其志而惜其量也乎於公能無仰天而欷歔流涕也乎按狀公之先世家於汴宋高宗時扈蹕入浙遂占籍仁和張氏族譜自仁和始十幾傳而爲鵬鵬生綬綬生杲號愛山郎公父

也鵬以來以貲甲郡中又能手詩書以教諸子孫而族以科第顯者後先相望焉及公爲吏部驗封司主事贈父愛山公如其官母吳氏妻某氏並贈安人已而愛山公加贈爲稽勳司員外郎而兩安人亦並晉爲宜人宜人子男四曰某某女四適某某公之同祖兄按察使瀚弟武庫郎中洽並以材行聞於世予故共公之昆弟爲縉帶交而公尤深方公之爲吏部也尚書唐公龍亦謬以予能由儀制調爲司勳公瞿然喜願期兩人功名相推挽已而尚書坐事免予亦外徙而中或有弁撼公者公

笑曰吾不及與之同其進當亦與之同其退可也公之慨慷倜儻之氣類若此嗚呼予安得不哭公之慟而爲之題其墓以復于公也乎公之沒爲辛酉七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明年某月日葬於某祖阡之原其銘曰 公之始孕母輒异徵夢日墮懷中夜有聲占者布策兆曰腹鳴天或錫祉爰及後興維公之生岐嶷非常童齠揆賦蔚乎雲翔年甫弱冠首舉於鄉文章之名遂傾四方已而射策羽儀天池授官西署聲檀一時讞獄諸疏公手勒之題名漢桂光溢藩司及改銓曹明揚攸職舉淹

振滯抑讒屏墨孤矯之士不以遺佚肘腋政府雖
顯亦擊當是之時公爲能臣譽望四馳娟亦及身
會虜入犯燧屬　帝閫校士徵兵雜遝魚鱗公
以納言徙爲右丞　天子璽書督屯幽恒名曰
使能細柳列營籍之外補姤口朋興公既左遷解
組拂衣翺翔竢時公卿可躋豈公之抗一折不支
黃鵠高翔矯矰靡施免官來歸臥於中丘託盟范
蠡比迹留侯睥睨一世耻屈貴游買山種花穿池
引流名歌選趙艷舞徵齊檻蟲而鬭負者携壘枕
星席月鳴葭揚綵客或勸仕羞以文犧病既彌留

執手引訣公掀予髯笑而不答左右若遺僮託書
碣書之何以天地一噱

傅孺人墓誌銘

予過錢塘太醫院醫士一峰傅君好賓客數治酒
醴從予或諸賓客西湖南屏諸山中予共諸賓客
數愛之而忘其疲且去也他日醫士君攜其子思
道從予治文章思道多雋材然退然若質行君子
也予頗怪之已而醫士君之婦王孺人病且沒醫
士君與其子抱同年友人王大理君所爲狀來請
銘且泣而曰吾之數獲從君遊及諸賓客間不予

厭以吾婦之治其內也又顧其子曰兒輩事君唯謹以吾婦數手詩書及釆曲禮孝經之旨以姆字之庶幾乎古之彤管之諠也而今且已矣又泣曰此兩者君之所及覩且知者也方其閫處則以績紉自將𤇯𤇯然婉約惠順以事其母母故懽甚者母病或瀕死則剪股以藥嘗之而母徐及甦以起也及其歸予爲婦則以井臼自將𤇯𤇯然婉約惠順以事其姑姑故懽甚者姑病或瀕死則亦剪股以藥嘗之而姑徐及甦以起也內而執予巾櫛者三十餘年移其所以事母與姑者敬共之而未嘗

懈也外而施諸妯娌娣姒姻族婢御之間亦移其所以承我者一一厚遇之而未嘗有間也其他為婦人女子所最難者于兩家方以貲雄里中兩家娣姒間共以璣翠剌繡相高婦獨持以素婦謝諸璣翠剌繡一旦從婦人後甫年十四其所操鹽米籌計浣滌烹飪又若故田里之媼然者此數者閫序之德不外見君之所不及睹且知者也沒之日不特于為夫者之哭其婦子之哭其母而閭里之嫗馮棺而號潸然出涕至不能止其於古之賢士大夫之喪而巷哭者無以異也君得無一言以識

其墓令婦之名氏或得次於古者國風所載也可
乎予既聞醫士君所稱孺人賢及讀大理君狀大
理君之内孺人母弟女也大理君言故質其所耳
熟於内而稱孺人賢亦大較與醫士君合孺人父
諱鑾母沈氏生子男一郎思道太學生女一適縣
學生蔣爾德歸醫士君三十八年而沒嘉靖壬戌
夏五月十七日也卜以十月某日葬西湖某山祖
阡之次按狀傳故仁和諸塘里人元某年間提舉
君以其族顯入我　朝永樂間保安州公潤由鄉
進士起家至二千石以治行聞於時予覽賭醫士

君父子翩翩有儒者風要其所自又繇孺人之賢相其内外者如此嗟乎可以卜傅氏之慶逺及苗裔也已銘曰　西湖之陂兮孺人之䰟之兮環珮乎翱且翔兮西湖之宫兮孺人之玉攸封兮環珮乎千秋其藏兮

太平府知府小陵吳公墓誌銘

予少君八歲束髮從君遊即兩人深相推附爲縉帶交師事一菴唐先生當是時予頗以雋偉倜儻自喜公獨退然左繩右墨恂恂如也予讀書務大旨好窺古六經百家之奥而其爲舉子業也抑數

逸於有司尺度之外而君獨句而比之字而櫛之
以劘切其間予兩人者宮商不同調然其音節之
鏗然以嚮而淒然以至或聽之若歌文王孔子之
操而相和鳴也雖予兩人抑不自知之者予以是
甫弱冠輒聯君以第於鄉已而予既前君舉進士
宦遊四方所至或偶竊聲名擅聞一時矣然忌亦
隨之由縣吏入爲儀制爲司勳未幾出徙外郡已
而召還南省又未幾再徙臬邊徼所被怨家者之
挾執政以朋姍而擢擊之必窮其力甚且削籍來
歸而其所當潝潝訿訿之口猶時引弋矰而未已

也此無他予旣遠君稍稍以其所自喜者劉胥盛
氣爲吏業耻爲渰洪泂泓以相浮湛而又頗好著
文章時時引胸中之憤咽慷慨叱咤淋漓而發之
乎詩歌嘲弔之什以詆刺當世君之嚮所謂左繩
右墨以相劘切者葢不及矣君後予十二年始舉
進士第授刑部陜西司主事晉員外郎晉山東司
郎中守刑部曹若干年輒引故所持繩墨以禔職
而卒以無寃獄也已而持節省獄蜀西南徼亦引
故所持繩墨以省蜀西南徼其所平反減死論戍
者三百六十四人因置驛傳亭障之間及他輕等

者一千二百餘人其以宿逋除者又千人而卒亦以無寃獄也還奏事於　朝以最聞而出守太平太平者　國家輦轂郡也其所綰南北厨傳與中朝勲戚勢人者之家蜒引窟據其間盎亦聱牙矣而君躬忠信愷悌之資又特引故所持繩墨勉爲拊循其閒不特郡之吏民共翊戴君而南北士大夫之馳傳而過者與勲戚勢人之故爲憑陵郡縣者抑且稍稍心醉君而相與爲聲名當是時君以治行爲二千石最君之友朋之跡半中外然獨時時引顧予且謂予之器與識或可庤　國家之

緩亟不當錮之巇壑爲也亏抑雖以罪廢然猶冀君通顯於時爲世聞臣則亏兩人所少共推挽者其在亏也擯抑不偶而竊於君乎取償之矣君又未幾卒宛然以死嗚呼亏不能爲君繩墨以遊於世故動而竊譽而訴亦因之君能爲繩墨以遊於世矣而其所罹又卒若此豈兩人者志同氣誼同而其坎壈不偶也又同故並置之崩沙谿谷之湍而不及以一試之明堂榱棟之末也乎君旣沒而當塗令沈君子木爲之殮閩郡之吏民攀號者累日相與紼殯遮送之江撫按諸監使以下悲君之

没而得民之深也亦相與撅其治行而祠之名宦其喪之返也君之父母昆弟哭於其家鄉黨姻戚哭於其巷海內之學士大夫其所共君遊者無問遠近潸然出涕移書而弔曰天之厚君之德而嗇其年也如此予哭之慟幾絕非以慟君也痛予兩人學道之同予一切所自顧頑且懦不得於君乎鏡磨淬礪其所未至以附古人之友誼也君享年五十有六君之子卜以某年月日葬之某里之原來乞予銘予痛兩人之深交故不及詳畫君之細行而特次其所兩相附而遊者如此然君之賢也

抑可以概見矣君故崇德人大父翁其贅歸安韶溪里顧氏於是君之父翁悅蒙顧姓君仍之初諱唐而君之第也始及返故姓爲吳諱一儒字望魯吳本延陵季子之裔也故號小陵君之始爲舉子業也父翁以寠奪之屢矣君獨托外祖家爲褁糧遊而予之褁糧而羨也則時或以分膳君而助之遊君故得以發憤乎詩書而卒其業以成其名及君之爲刑部主事也封父翁如其官母徐氏妻錢氏僉爲安人里中人或相與侈君且曰吳翁之不及教子以經而卒貽之以其榮也如此君有子男

三曰人龍人豹人驥並肄學宮才且良惜也驥以捍母中
盗流矢殀死矣女一適陳某孫男六曰某某某某
孫女二系之以銘曰　相彼黃鳥兮友生其焉求
窈以深藏兮宮之幽秌其寢護兮日月之流詩書
不祧兮后昆其庥吁嗟吾銘兮慰茲丘

舅氏怡稼李公并邵母合葬墓誌銘

予外大父守素李翁珪農業起家而外大母施孺
人復佐以機杼家故頗饒巳而伯舅氏觀稼公深
稍稍世其業而昌大之仲舅氏怡稼公淵入則傴
僂以事其父守素翁出則傴僂以事其兄觀稼公

而邵母之少而歸公也又往往移大母所以佐翁者以佐公予兒童時讀書外大父家習見公躬督諸僮奴以耕於林墟之西星而出星而入雖風雨寒暑無間也及予罷官歸數過翁翁且垂白年七十餘矣無不時時然者又習見母躬督諸婢妾以織於其家篝火而作篝火而息雖風雨寒暑無間也而其老也亦無不時時然者故田之所入數以倍他人織之所鬻他販者來數爭操厚價以購之雖里中轉相效弗能也故僉觀稼公累貲而富遂以甲于里邑中爲名族然公篤於行而訥於言遇

諸昆弟賓客恂恂如也終其身於鄉黨隣里無以言相睚眦者毋櫛於薾縧而略於牀笫諸妯娌娣姒訢訢如也亦終其身於婢妾以下無以言相勃磎者嗟乎史遷嘗稱石氏雖齊魯質行諸儒不及也漢嘗詔求孝弟力田若公者豈庶幾其近者與公之子稷以貲入爲光祿署丞而里中人或高公之年與行欲按例以請冠帶於公公辭不受已而又欲按例以請賓飲於郡太守之庭郡太守或聞行且下牒矣公又辭不受公之沒蓋隆慶戊辰十二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九十有一母先公而沒蓋

嘉靖四十五年月日也享年八十有九女三人長適唐某母出次適工部主事沈某次適屠某妾某氏出孫二人某某孫女一人贅嵇某太學生方光祿君年涉五十而強猶未舉子里人曰質行若李處士而無孫天道其無知也乎已而孫嗟乎於此抑可以占公之概已光祿君以己巳五月十有三日合葬公與母於白雲之祖阡予公甥也迺次其生平爲之誌而系之以銘若公之世系邑里則已詳次伯舅氏觀稼公誌中矣故不及銘曰公之生也阡陌於父兄而其沒而藏也卒祔於其官母之

歸也井臼於姑翁而其没而藏也亦祔於其封嗚
呼吁嗟兩世兮黄壤其攸同

趙長母墓誌銘

古者歌公卿大夫羔羊素絲之德必本之關雎鷄
鳴之助由今觀之其於田里服賈也亦然母李氏
少歸趙長君甘苦約操井臼事翁暨姑雝雝如也
於是長君以其家遺母出而行賈江淮間長君固
多計然之畫本鹽筴善盈縮謹筦鑰其趨時也若
鷙鳥以此家富溢猗頓而推其所自母之助爲多
也長君既起家稍稍禮文儒及其子某及姪某某

從之遊僉稍稍以經術進其子某以貲入爲太學生而姪某且舉進士官監察御史爲世聞人母於時無論已所出與仲父所出僉內督而厚護之御史君按節所嚮甚且以不及養爲恨泫然霑欷也其他處姒貳及婦以下動合母儀恩而有禮母雖未及習古者璠璜圖史之節然而天授之也如此以故家之饒且甲關以西而母猶服故時衣與食如少窮約時無異也閒或諸子姪輩歲時奉觴上壽以璣翠進母輒拒不納也享年八十有二病且革張目顧兒以下曰願汝輩世積行累仁一鄉稱

善焉吾瞑矣他不及嗟乎母之懿行彰彰若此豈非古者鷄鳴之遺乎哉長君故以例授散官然非其好也鄉之人以其行類漢長者呼曰長君魏中丞題其墓不書散官而書其行曰趙長君寺乃系之曰長母葢賢之也亦婦從夫之義也今其子某以某年月日啓長君窆而合葬請予誌嗟乎嘗聞蜀婦清用財自衛不見侵而秦皇帝爲築懷清臺以風勵之漢太史公書其遺事傳之到今予其能無書母之里及世系已詳魏中丞誌中故不及銘曰生而佐長君兮稱素封沒而合垗兮千禩其

同宮銘之石兮昭無窮

處士俞前江生誌銘

桐江之滸有俞處士年且餘七十矣名紘世俯江流而廬故號前江能以理道自勝不爲外物所侵牟事父母孝與昆弟悌性行故飭然亦多骯髒自少至衰自擇地而蹈不失尺寸人或有過輒面批之故閭里姻族閒悅服其行誼而亦稍稍憚其威稜中歲多病閉戶不出擁膝趺坐處藤蘿翳几絕不與世人接垂三十年客過之屬深知者榻前刺閒樵牧數語而已他往往謝避不相見大較類漢

獨行予雅從處士之兄教授舜材鉅野令舜卿遊故習聞其生平閭嘗投之以詩曰伊人渺何處家住白雲深流水牕中瀉煙波掌上臨幾廻抱犢浴一曲滄浪吟秪許披裘叟閑來拄杖尋又曰猶聞可憐處心與病相安閉戶閑爬蝨逢人懶着冠採花調露飲煮石和霞餐即此長生訣何須羽化丹里人聞而咏之以為實錄云縣令嘗牒其行於郡二千石及督學使君飲之學宮三強之始應已而復引 天子明詔寵之冠帶楊其廬曰齒德當是時邑之遠近矜而榮之萬曆庚辰夏四月予訪

雲巖歸拜候於其廬處士始着冠令兩童子左右掖而揖曰吾獲見枝𦈢死且無恨矣并屬予誌其壽藏嗟乎處士於世所競一切抹鍛獨留意於身後之名也如此抑可以槩見其微矣予於是爲之太息謹綴其行而系之以銘授其子汝彝使異日鑱之其他世系𡕒詳家傳中故予不及銘曰 嗟彼高山之深兮氣鬱鬱以青葱內枕辛而左右兮外引巽以千尺芙蓉之峰攬江流其若帶兮茲所謂處士之宮固爾墉厚爾封百年之下過之者當陳溪壑沼沚之毛以肅乎俎豆之容

陶處士甓齋墓誌銘

陶處士甓齋者秀水人晉長沙桓公侃之後而能以風概聞於其鄉鴈湖閒者也諱坎字大本少多奇崛讀先世以來家傳數沾沾喜及聞長沙公運甓故事輒自號曰甓齋公初起家博士弟子員以博物洽聞名後且棄去以詩酒自豪然負節俠立然諾行必擇地而蹈斬斬然不失尺寸族屬幾千指公稍稍按古宗法以抗族公屬支庶而族之衆不敢不倚而事之如大宗也家世饒貲絫鉅萬公以什之九歸兄坤及仲季輩而僅以什之一自托

脫身出別業數楹於荷花水之上欣然樂也已而季弟没公復撫其孤與諸兒等少聘給事中陳公諮女及給事中公入朝墮馬死家且散矣公娶其女幷收其子翰而督教之翰卒舉鄉進士累官下大夫族之方伯公照没而無後他後之者與其贅壻吳中劈其產而兩相鬩也然不敢以訟之郡二千石及縣大夫而以聽之公間或有觧橐中裝私公以數百金者公輒怒不受公復徐徐緩頰爲兩家分曲直而兩家卒亦怗服里有鬼爲人聲而祟者請道士書符咒水而舞劒以禳之然鬼數嘯道

士亦辟易不能魘已而公出片語譙讓之鬼且避去卒不爲厲也嗟乎公之誼篤於族及於婣黨信於閭里甚且鬼物亦憑之以攝可謂傑然烈丈夫不負桓公以來世傳矣享年七十有八與其配陳合葬於陽宇圩之原然公旣脫身出家益窘或四壁立其所生子男三人曰鑾曰鎬曰鋆孫男七人曰天漢曰天池曰天河曰天津曰天濱曰天法曰天淵曾孫男又七人其食指衆多而甑且晝塵矣天漢攜其子國楨過補予歸安縣學博士弟子員閒從予遊爲文章其所朝夕口之者如此已而抱

其族韶州府推官廷錦狀來乞銘予於天漢不能
辭而按公行大較多中古銘法銘曰　長沙沒世
數易公其千年之裔今猶擁覽氣虹矯行錐畫支
庶憑鬼且辟揭而書之鑱之石昭日星亘無極

　宋處士梅川墓誌銘

亡友宋君之儒字文衡號梅川吳江江南里人好
詩奕善爲摹書顏歐以下書法其爲人言若不出
口行若不勝冠與屨窘於後母弟以先世來所遺
田業恣之脫身出走遊江湖間一日過草堂予揖
而進之共座上客相對奕互勝敗已而稍稍與座

上客分曹賦詩詩雖不甚工然亦多韻折數傾厓
上客歡遊不厭也予留而客食之久之并攜妻及
其二子天祥天祚與俱來予復埽他室棲之君亦
解客遊裝買田數畝予間攜之出遊名山水間仰
眺弁俯瞰苕霅南泝錢塘往來西湖煙波之深已
而東入會稽訪禹穴尋若耶又嘗南泝嚴陵登釣
臺過齊雲巖歸且挂席太湖屐遊七十二峰復謁
泰伯季子祠北入錫山由毗陵遡邐金焦北固以
望海門君未嘗不從抑未嘗不以詩與奕相追躡
當其飛泉懸崖攀蘿捫葛揚舲鼓枻噴濤弄月君

數共客相宴酣淋漓不知君爲我我爲君形與影相隨以朝且唁無間也萬曆壬辰春予浮家過練溪之滸君亦弁携傷予而廬久之病且革享年五十七歲予解裝殯君含歛衣衾棺槨以下僉如禮葬之練溪餘字四圩之上時癸未四月十日也堪輿家張君且謂茲兆也地從卯而西迎涵山以爲屏其所引溪之水而左右注若綰而帶也後且目

銘曰[redacted]生無賚兮于我近死無歸兮于我殯藏之山水兮後昆其振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歸安茅坤順甫著

墓誌銘

太學吳君墓誌銘

予少時習聞長老云吳江曹桐丘公蓋澹宕士也當孝廟時讀書中秘者九年出爲刑部主事員外郎累官廣東按察司僉事以歸而橐無裝家無餘貲所共賓客社遊以沒齒不勑者第詩歌繪畫而已予頗嚮往之而太學生大武字子文公所擇其仲令州判諱應仙者之子以繼長子禮者也

禧生而𤺋不諳男女事公故嘗聘名家錢君皓女
然未敢娶也以情辭錢君錢君不聽公不得已陰
遣他所畜沈氏女帷侍而嘗之然夫之不諳猶故
也再申之錢君錢君不得已而解盟以別聘於溫
女私聞輒自經死事詳給事徐師曾誌傳及山人
黃省曾所爲雙節記中未幾禧以病没按禮不及
娶而廟見不當立後公旣憐錢死且沈復誓守錢
故帷以終其身也里人籍籍稱雙節於是不得已
而命君爲之後君後禧而禧所故受桐丘公田九
百畝而羨君且世之矣而合州判官私念君以外

諸子猶八人田額故少也君請爲諸昆弟瓜分之
於是君僅受田三百畝而餘六百畝而美則以均
之昆弟乆之君且痛雙烈事猶未得按國家之旌
如制也以狀白諸文學諸文學白之縣而府而御
史臺會　肅皇帝萬壽例不得以夾事聞而沈
時且年浮七十矣故獨以沈疏聞武滂湊不自巳
又數年而他御史來君復白故文學申如初御史
臺復疏聞　天子勑禮部如故事於是雙烈女
㫌旌其閭書之郡縣誌而縉紳學士所共相與賦
詠而詠歌之者滿三吳閒矣合州公之抱檄入蜀

也嘗署州事多彊幹才適妖賊刼蜀州一日攻陷
八城擄其令去合州公奮劍糾故所撤土兵襲敗
之俘獲無算奪還賊所擄兩令行且議功竟爲他
忌者所譖卒以罪免免且歸君夜半聞合州有寇
輒裹糧疾走蜀赴合州君難舟次涪筮焦氏易其
詞曰見父於荆又筮曰兆屠之媪及抵荆州迺遍
江埠僅數十武試扣酒家婦酒家婦曰聞有官府
從合州來者今尚浮家某寺也俄問寺僧僧曰非
嚮所哦詩而題寺之壁者乎從寺僧跡及之父子
相嚮泣道路左右聞之並助泣已而江行忽風起

舟中衆數十指怖君獨色不變衆曰君獨不怖歟
乎君泫然曰父且不幸遘兵難今萬里遇荆故徼
天幸也卽令從父與俱溺歟固不恨矣衆共絫歎
太息久之俄而風亦尋定其携合州公來歸也君
首諸兄弟共色養合州公雖罷官歸無他貲而其
所雅好者詩也君於是數招州里閭所善詩者共
爲社遊病且沒君朝夕匍匐侍醫藥衣不解帶者
八匝月嗟乎予於君固未之面也君能捐貲以均
諸昆弟又能持憤抱痛以顯揚雙烈者之節而又
萬里仗劒赴父難其所感筮筴脫魚龍而孝事之

者如此倘亦醞釀桐丘公故家遺俗流風藻雅于
今未歇者乎其他細行若朔望必帥子姪衣冠廟
謁內外姑舅之窶必賑恤無令飢且困于不及節
而書之第撮其大者誌之於墓若此君娶沈太學
祉女生子男六人長卽恍而請于誌者太學生次
某某某某女四人某某孫男二人長某次某君家
世故姓吳歙人其先有自誠者徙家吳江縣梅堰
鄉所稱梅堰吳是也數傳至仲遷贅南潯沈則爲
南潯吳八傳至綬贅東廓則爲東廓吳綬生瓛而
儒林曹翁孟瑜以甥舅間抱瓛爲後故冒姓曹瓛

生鏷鏷即僉憲桐丘公也又再傳而大武諸昆弟
仍復吳姓故今稱儒林吳云君之没也萬曆壬午
九月八日享年四十有八是年某月日葬北宇崗
又二年始及請予銘銘曰太學賢關多魁傑猗兮
吳君奮節俠毋二女皎日月抗疏 闕庭褒顯烈
輕千金散弟姪萬里波濤赴父厄桐丘之風軒且
傑予題碣石可泐名不可滅

伯兄少溪公墓誌銘

公諱乾字健甫予先府君南溪公之長子也故別
號少溪公少跅弛不覊已而予稍讀書爲文章弟

艮少即解節縮力樹畜也府君愛子暨弟且嫚罵公曰蕩家子遣之從縣有司督鄉賦公又數擁歌妓與諸少年習賭博貲且廢復從道士煮丹砂可化爲黃金者相客遊當是時里中長老半嘖嘖口公半且指公爲俠邪者流已已而子舉鄉進士公例罷督賦間操貲出遊燕綦數千金而歸府君稍喜慰然倜儻不受約束府君數嫚罵之及見友愛子與弟艮三人鴈次侍而府君抑未嘗不沾沾色喜也已而子舉進士令靑陽公復再遊燕府君病且沒張目顧艮曰吾藉祖父遺產萬金然不及券

分今且沒其首擇田若干畝以給族之貧者餘則以其沃野者授少子大有次則艮次則乾次則坤已而毋李孺人復相繼沒予與公奔喪來歸公治喪畢始奉府君遺言爲瓜分大較如府君指而予與弟艮亦交事公無間言及予繇尚書郎出按兵粤州河朔閒公亦且以貲爲太學生與四方奇崛之士遊輒又自喜數掀髯語人曰吾固當仗劒當世取功名豈甘共閭里浮湛也嘉靖庚戌虜犯京師　天子寵大將軍大將軍頗收召天下之奇材劒俠而尊禮之也或以公聞大將軍檄而入之

睹公奮髯借箸指畫虜情處若流大將軍錯愕揖爲上客然公視大將軍驕而輕脫似非可與共功者廼辭去歸來乎山中未幾海寇猝起矣東南數十州郡不習兵革者百年而海賈數勾夷内訌所嚮如燬　天子徵天下材官騎士及其宿將以嘗之然師之覆與城邑之陷者朝且夕也　天子始按誅故督府而以歙州胡公宗憲從御史代之當是時永順戍兵未至麾下僅三千人而他所檄召河朔健鬬者之兵先已覆沒賊之鋒甚銳公不得已間出繒餌賊以牽之且遲戍兵之至未幾

戍兵至賊且平矣適執政分宜與華亭共爲田竇
隙華亭疑督府胡公者爲分宜私人而不當令其
以兵成名受知　天子也數私嗾南京臺省爲
飛語以撼之胡公窘聞公多奇氣又嘗以丹砂事
故嘗與趙光祿善趙光祿即貞吉故所從翰林畫
兵事而左遷之者也于是屬公客遊趙光祿而因
以關說大司馬張公鰲張公鰲方擁重兵留守南
都與督府胡公相緩亟及聞公與趙光祿輩所共
游揚大較於是偏以請於臺省故所爲飛語始及
稍稍熄督府深德公嘗欲借海上戰功以敘錄之

公竟謝不受已而謁選授廣東都司經歷經歷爲散僚而公且耻束帶嘿嘿也獨與省城士大夫爲雅遊久之御史蔡公結及他藩臬使頗聞公習吏事稍稍以獄之滯且觖掌者嘗公公輒效方亟公爲左右手適海賊數百艦逼波羅廟張甚省城諸士大夫故習聞公知兵事十數輩聞請蔡假之兵擊賊不則姑治兵爲聲援以居守當是時蔡以擊賊屬督府事於御史無與也且疑公以兵自喜一日漫問公曰若試計擊賊與守孰便而公亦漫不知諸士夫之請也前曰按兵法此特流賊第先聲以

散之不令廹近地擊非計蔡猶疑公之隂令諸士
夫請援兵而陽謝公以所云也公前奮袂曰事易
知者賊以波濤爲窟遷徙烏舉假令我擊之東西
奔如捕風然惟提枹皷嚴斥堠以待之巳而他將
飛舸擊賊卒無功蔡始釋然且器公知兵僉吏事
矣於是檄署新寧新寧縣縮海而㟁有巨猾椎埋
爲姦煮海而富數持令短長出飛語上變告前令
以變告去者數輩矣公下車輒縛首惡餘置之不
窮而粟盡索縣中所詭辭罔上者五百餘章上之
蔡以爲一切舞文巧詆無足治竟得檄諸司報罷

縣故多積逋歲入者僅十二三有司數按空籍徵之富厚者代輸而貧貧者鬻子質產而流亾甚且償其甲而乙者踵相至矣於是一縣爲空公廼下令第賦新者其他舊所逋負按戶若干辟爲五而間歲入之於是衆歡謝願如約而以請於蔡自縣新寧來逋負者無歲無之苟不爲方略非獨苦民抑且苦長吏願守便宜如所請蔡領之且聞新寧縣之老稚輓輸者不絕也於是例下諸州縣而公以吏最稱已而觀察陳公道基來蔡以公耳語陳陳亦聞異之牒報海賊數千人列艚入犯陳趣郡

縣兵迎擊之而故總兵兩人以罪罷者冀自爲功以贖陳以問公公畫地曰不可賊艦之大者爲樓櫓睥睨伏兵可千人小者半之我舟千不當一彼方順風而帆且據高而下瞰我其爲飛炮火器若大山之壓卵也不如勿擊便姑避之第以奇兵張左右翼覘其深入繞出賊背縱火從上風焚之可立盡兩總兵卒不聽已而出師金覆當是時公之聲籍甚故宰相梁公儲家中書公女適王生夫婦從閨帷間以語言相磡磔而婦自剄死其婦之母則龎侍御公尚鵬内兄也時且挾兩家以刼有司

而王生獄繫者累年矣陳問檄公公獨驗屍係自剄死衆大譁公以手指示衆曰即如王生欲殺婦其能令婦自爲仰領以頸受刃耶且爲婦而使夫以手刃之豈所宜有縱不爲死婦恤獨不爲文康公地乎竟爲更爰書而王生廼獲末減而新會縣有弟故殺其妻而以誣兄者絞論數年矣公按屍單所畫傷得其仰手絕吭與足踔陰處法合立斃不當如獄文所載遲之十八日而死於是召兩家長幼各一人至且令分至他所而叅伍之廉得其弟故殺狀竟抵罪當是時稱公爲神明與錢若水

等移判南寧久之倦遊巡按御史朱公炳如雅知
公撤留之而不可始聽致其仕以歸歸則郡太守
飮之學宮然一再至輒避不出而子與弟金罷官
歸共爲角巾竹杖社遊山水間里中人或呼爲漢
三老而公以萬曆甲申秋九月九日病没矣享年
七十有九没之日丹砂竈猶左右盻不廢嗟乎公
少多不覊假令公學道有聞固當爲世名流惜也
不偶數以其氣欲爲　國家席緩亟樹功名而卒
僅僅以吏業顯下寮間亦可悲也巳娶黃氏女一
人適朱繼芳繼娶郭氏子男二人曰一相曰一桂

俱太學生女二人適王漢齡施守官俱庠生妾
氏子男二人曰一禎太學生曰用可郡庠生妾錢
氏女一人適李文麟縣庠生妾　氏女一人適嚴
與敬其他侍姬不載載其所生男女者孫男　人
曰明徵庠生餘尚幼乙酉冬十一月某日葬之某
字圩之原郎公故所浮家而桑處銘曰公之氣兮
慨以慷公之貌兮髯且張願提一劒兮馳四方抉
虹霓兮奮欃槍數不逢兮河無杭晚入貲兮始爲
郎混鵻鶬兮棲藩墻顯吏業兮附循良非所好兮
辭名韁戴黃冠兮歸故鄉搆洛社兮谿山傍手玉

塵兮共綺黃歲修祓兮把壺漿年八十兮壽且康
忽仙蛻兮驂鸞翔兩孺人兮蚤已亾窟左右兮臥
明璫載拜稽顙兮銘爾藏千秋之下兮白日光

亾弟雙泉墓誌銘

君没之三年其子山西行都司斷事夔太學生阜
卜葬於騰字圩之原請予銘予泣而誌之曰君諱
良字静甫南溪府君嘗卜授之廬而左右縮二溪
於其間也故號雙泉焉君起田家子少即知田年
十餘歲隨府君督農隴畝間輒能身操畚鍤爲諸
田者先其所按壤分播薙章化土之法一鄉人所

共首推之者已而樹桑桑且數十萬樹而君益能深耕易耨輦糞畚以饒之桑所患者蛙與蛾君又別爲剗之拂之故府君之桑首里中而唐太史應德嘗銘其墓曰唐村之原有鬱維桑兮生也游於斯歿以爲藏兮蓋善府君之治桑而沒且歌於其墓也而不知於中君之力爲多故其桑也亦一鄉人所共首推之者君之田倍鄉之所入而君之桑則又什且伯鄉之所入故君既以田與桑佐府君起家累數千金而羨而其繼也君又能以田與桑自爲起家累數萬金而羨已而君遂繇白衣入貲

爲太學生又以貲爲郎授河南布政司經歷按君
之涖官亦輒以移所以力田與桑者而守之以媚
上臨下嶄然不失尺與寸故裒然有聲稱然亦無
他宦遊術以結納公卿間也故僅改大寧都司叅
軍而致其仕以歸歸且適于與伯兄南寧公俱罷
官歸也當其社遊南寧公年六十而拄杖於前于
暨君亦且鴈次踰五十而傴僂匍匐於後如是者
絫二十年故里中人亦共美之稱爲三芧君云南
寧公没僅七十日而君復相繼逝蓋萬曆甲申冬
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嗟乎君不及以詩書顯宦遊

然抑及以篤厚先井里其臨財也廉其與人交也信於里中人絕無相睚眦而或以緩亟請輒爲兩家緩頰以解而無不德覆之者當是時里中人共呼之爲素封或呼之爲漢三老然其沒也猶若有賚志然娶施氏所產子男三人曰夔曰龍曰皐君既瓜分之三子三子並各能世君之業以饒里中矣大較田廬及貲並萬金且溢而君之末年忽以房中嫗鈕生子男一明年四月又遺腹一姻族閭或按君故厚槖中貯然其沒且亟獨不及按前所瓜分三子者而以均之後二子也爲飲恨處乎獨

不然竊謂龍雖蚤沒而貌夔與臯似僉能不廢父
志者異日二子之稍長且婚夔輩必能以君所飲
恨處而善收之矣予嘗手次本末已詳祭文附家
乘中女四人施出者適沈叔陽慎立德嚴祇敬他
姬姚出者適嚴至孫男五人文徵獻徵俱太學生
鶴徵瑞徵慶徵孫女三人長適太學生皇甫熠次
字張某次幼銘曰問其服業力田與桑問其爵秩
墨綬銅章問其壽算七十而亾伯兮季兮肯構肯
堂仲雖蚤殀婦則頡頏所最痛者二孤之呱呱以
泣兮猶童而襁吾將抱且携兮以慰爾於玄壤吁

嗟乎白日其光

來母錢孺人墓誌銘

予師菲泉先生沒而葬沈家山之陽許方伯公應元誌且銘之者畨五十餘年于茲矣師母錢孺人年十七而歸先生三十而孀頃且八十二以沒其孫拱日匍匐過草堂跣而請誌予菲泉先生門下士也不能辭竊按先生家世貧生而岐嶷兒童時聲輒與漢禰衡孔融等而仁和錢公某擇婿井里閒稍稍聞先生雋頴不羣許聘者久之南峰公以故窶不能納采也適其配孫毋病且篤強爲委禽

焉當是時母亾姑脫身繇璣翠間習凴鑰操井臼上以善事翁南峰公及其繼母趙下以脫瞽珥忞先生出遊且誦也未幾先生魁浙省第二報者至母獨不色喜且泣而告於姑之祠擗踊而號慕痛姑蚤世不及遲先生之一第也予少執經於其里而聞之者如此孫母沒且久而南峰公猶鰥而匹處母擇其帷中之娣姒以執巾櫛於公已而先生又舉禮部第二令奉新令丹陽入爲職方調膳部郎是時予尋舉鄉試往來邸第間數睹南峰公所舉少子汝顒與孫獻策獻功者相肩隨母盆乳而

衣食之無以間茲又于所從先生於宦遊而習見之者如此頃之先生繇膳部病且沒母於時括先生所故教授諸生與從吏以來所貯圖書及他田宅殆千金而美或謂母當私之母不聽盡傾橐中裝與圖書田宅金聽南峰公三房而瓜分之絕不以靳也又十餘年南峰公沒或謂公所舊爲瓜分者似無當母亦謝之若不省也當是時人呼母爲賢母又久之策輩卒以故所瓜分者瘠又婚嫁雜沓至漸不支而耗矣于罷官歸始及悉母橐殘之不給也稍稍歲遺粟帛以佐之而母卒以家之落

鬱鬱無聊又哭少子功以盲廢頃之又哭長子策隨亦病没矣其没也猶張目左盻予所携木而顧孫拱曰曰我今没猶藉而祖帷中士所及蚤爲棺而待我者矣而瞑拱曰泣而聞之予者如此能不悲哉能不悲哉竊痛先生不世出之才卒一躍而不畱所遺母之孀處者餘五十年零丁孤苦坎壈百折不及一日卬首輾眉其間甚矣其可爲持酸而流涕也拱曰以下曰拱恩拱璧拱朝拱極曾孫曰與琦與庠與彥猶當有鸞翔而鵠峙者拱曰卜以某月日合葬於先生之兆系之銘曰年三十而

繐帷空又五十二年而合墓宫固爾封福祜同上
不見白日下不及黄泉於萬斯年昭無窮

歸安縣少尹孺溪楊公墓誌銘

我歸安貳尹楊公始下車望其貌則龎眉紋纇業業然如不勝殆以道自勝者也已而與公膝席則恂恂然不出口間出數語品畫古今又犂然溉於心也覽其生平文章所著之什大較㮚括古作者之旨而非世之侈繪剽獵以爲工者予稍稍異之及扣其自公少從諸生時古林沈公楚侗耿公輩僉檄召相與帷而納之弦誦故其數奇進不能掇

一第翱翔王路而退則醞釀兩公者之深以教授
里中里中之雋且秀者數十百人今金鱗次雜遝
以進戶外屨常滿而公間貰衣餽以賤或不給也
當是時公之聲問已裒然州郡間不異古所稱明
經獨行之士者已及以次齒貢僅貳我邑貳之秩
既畀不及引其職以見知於上官寻頗爲緩頰諸
公間而公之譽望稍稍起行且欲書其最以薦之
朝未幾公病且没矣貧無以爲殮令或分其貲以
殯之而公之喪猶不能返之故鄉也伯子某仲子
某千里來奔間過山中匍匐謁謝且抱狀而泣以

誌請嗟乎予知公之賢於其生也不能直之當路其沒也又焉能不爲之書以待之身後哉按狀公之先世貴溪人繇選一公挾貲賈順昌占籍焉今且十世而詩書者綮綮不輟矣公名烈字武卿號孺溪大父觀爲嘉興丞父懋爲吉安訓而公少旣世家學強自刻礪事父母孝其所力古之道蘄然不失尺與寸里之人習其行而尊事之公之來貳我邑於俸入外不他受一錢老蒼頭羸馬矢以供饘粥方其赴官也携諸子而訓之曰吾少慕高節今且從吏不能爲若輩溫飽計若輩第自努力耳

嗟乎公之服官僅朞月其不幸而沒也卒無貲以返櫬其亦爵然不滓者已子男四曰霈曰霫曰靇曰霏其以墓銘請者霈與霫也僉高才生而能讀父書者其墓兆及葬年月日猶未卜特預爲書之者如此銘曰學而不逢其數且奇服官而貧其行晝錐銘爾封兮百斯年千斯年皎然白日其無摧

貞惠陳母墓誌銘

陳母者予同年故陝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陳雨泉先生之女而以妻太學生金某者也某之伯兄爲敬成亦太學生予以長女妻之而雨泉先生亦

生女而秀慧徧擇名家子已而得敬成弟某弃而
歸之歸僅朞年而病亾當是時母方髫年哭之哀
欲以死殉于女同他姻娌數以夫君蒸嘗之無托
解之得無死已而毀容孀守趾不踰序聲不徹帷
終其身不茹葷不服璣翠而蕭然如比丘尼久之
擇于女所生子曰某曰某者母而字之又以夫君
故嘗受大父之產若干特取什之二以給釜甑而
以其八聽敬成瓜分兩子供祭享大較事敬成如
事舅事于女如事姑亦終其身無幾微見辭色于
内嘗一過女家一來歸輒一口晝母於簪珥間而

能以詩書禮義淡苦自將者也父之兩子婚且孫而母病亾矣年僅三十有九兩子卜以萬曆丁亥十二月二十八啓其父窆而合葬焉乞予誌予竊歎古賢士大夫之效事大較一時感憤而絕亢而手刃者易若遲久之從容就義而百挫不折者難此蘇武之所以牧羊北海上十有九年而節旄盡落及其白首來歸而史官書之與豫讓王蠋輩等蓋有以也按今國家故事婦女之赴焚殉緍若宋伯姬或空帷年五十以上始得請之　朝旌其廬否則若母之賢亦不免闇然無聞也已悲哉予偕

金氏族訟議而私謚之曰貞惠按古謚法正行曰貞慈下曰惠母雖不及赴焚殉縉以烈稱而於貞若惠亦庶幾古者易名之誼也已爲之銘曰生同衾兮死同穴金可爍兮石不可泐墓千秋兮松枝女蘿之附而日星其揭嗚呼長夜之臺永無滅

勅封孺人程氏墓誌銘

詹事府簿吳君繼宗抱伯兄繼祖所爲母孺人程氏狀過山中跣而號曰卜以某月日權厝母於邑之和樂山之阡而行且葬敢乞銘諸墓已而又出兵部尚書呂公光洵所爲書其父處士名漢者之

碣且曰呂公所手次予父者若此而予毋孺人之內助爲多也予覽之處士君起家賈竪閭然能以詩書藻畫其躬以古者義門之遺友愛五兄弟絫貲鉅萬而稍稍輕財好施與賢士大夫遊其所存湛閭里閒大都類漢長者豈古之材賢隱於魚鹽販繒者流而太史公所稱素封者非邪已而又按伯子繼祖所手次毋孺人狀葢繼祖前孺人王氏出也始生不浹旬而孤而處士君悲無以乳之於是卜邑之故士陳伯休之裔而其父曰某者之女年十七予父委禽焉歸而生子曰繼宗曰繼魯曰

繼曾曰繼儒參參然且四矣然而乳繼宗之孤恩特甚而孤亦忘爲前母出也事王父母以孝聞已而相繼没而伯父某伯母某方爲家督而予父處士君事伯兄如事父一切内外貲聽兄瓜分不以與而母孺人又移所事王父母者事之如舅姑禮而終其身無間言也當是時予父處士君雖以雄江湖間爲賈人遊而能翩翩乎如傳記所稱君子富好行其德母孺人所從簪珥間相爲師友而匡翼之者伯且什已而家復火予父處士君且謂天之所譴且廢矣當不復起而母孺人又從煨燼間

獨脫簪珥及千金以復故廬或謂母孺人所席帷
中之橐第以私之繼宗以下可也母孺人亦叱之
不以從嗚呼母之賢若此亦庶幾乎詩所詠雞鳴
葛藟之誼也已繼宗繇太學以材行顯拜詹事府
主簿故得以按例封處士君如其官而前母黃及
母程並封爲孺人繼魯繼曾繼儒及妾所生繼華
並太學生又繼泰禮部儒士女二人孫男女若干
人嗟乎孺人之沒也以萬曆丁亥四月二十四日
享年七十可謂壽考駢福也已系之以銘曰其生
也膺霞帔之榮而煒煒兮七子其從其沒也附焉

鬣之封而祭祭兮三人其宮載之女史兮矢令終銘之名山兮照無窮千秋百世兮松楸猿鶴之長護而福攸同

歙州處士程次公墓誌銘

歙州處士程次公者操貲賈茗雪間予未之面也而予故有一廬占籍錢塘次公因客前僦之稍稍貯圖書督訓諸子紹明輩予於是亦及稍稍與次公往來西湖上客輒稱其浮湛烏保間而其雅知好修能以詩書相治化者也予於是以其廬遺之數共之遊予亦稍稍見其言不妄齒頰行不妄步

屨斷斷如也間扣其所起家處次公輒退然避讓久之病且沒紹明服衰墨杖苴竹抱錢進士所著行狀過草堂跣而號曰先處士獲從子大夫遊舊矣其屬纘也無他叮嚀惟令紹明輩丐一言以銘之墓予不能辭按狀次公諱瑞字應禎棲竹其別號也先世東晉初諱元禮者守新安郡詔賜之田宅故世家歙州篁墩之上傳數十世迄周阜家且落矣而公脫身出遊江湖間解橐中裝無他貯獨能以忠信爲貲以莞榷爲籌起家絫千金然事父與母及其兄長公終身持孝謹不衰頗於齊魯諸

生無以異也及與長公析而長公所當沒而他負者絫數百金而羡公按券而償之其所遺孤與寡蕭然四壁立次公復解所貯瓜分而衣食之又從而婚娶且田之於所生諸子亦無以異也其他赴人之急賙人之困如不及貸而不能歸者折其券貧且不能娶而死無以爲喪且葬者公金揄而助之其所最難者公嘗販粟湖中以歲祲價且翔公第收其什一之息而不忍盡時估以取之錢進士之所綴而稱之者如此其然邪抑否邪然閒按公所從予遊處覆之當亦無相遠庶幾乎閭里之間

富而好行其德者巳紹明輩卜以某年某月葬之
某山之原予系之以銘曰生於歙賈於浙魂而無
不之兮其魄也返而歸之湖山之垤題爾墓銘而
碣碣可剡銘不可滅

奉政大夫同知廬州府岐峰查君墓誌銘

君諱志文字鳴周號岐峰予同年近川京兆公之
冢子其先繇歙州徙檇李再徙鹽官家袁花里世
以簪纓相望者也近川公名秉彝倜儻不羣多大
略以禮科給事中侍　肅皇帝抗疏言事杖闕
下謫爲邊尉當是時公之直聲震天下尋補吏部

累官至爵其所援淹振滯推挽天下豪雋之士若
流水已而歷廷尉京兆而君年尚少留爲家督所
携仲弟某季弟某朝夕帷誦稍稍抗父道臨之而
兩弟亦父事君蔪蔪然唯謹未幾兩弟後先中科
第而父子兄弟赫奕當世矣君於是時獨與沈侍
御某胡叅政某暨予甥孫允升輩僉以高才生結
社西湖之上下帷讀父書及諸六籍百家言絕不
知戶外事予適罷官歸間過器君竊歎京兆公家
何名駒之多也頃之京兆没訃聞君號慟幾絕科
跣走京邸疏 闕下 天子憐之遣官賜祭葬

如例君携兩弟孝事陳恭人恭人又没於是君首
傾槖中裝千金徧渡湖上諸名山尋獲今所葬五
雲之深蓋異兆也越若干年隆慶丁卯君亦以南
太學生中應天鄉試又十年數擯於南宫謁選王
爵授廬州府通判君恥不及第進士而所授者又
冗散不及專城綰綬以抗功名于時也臨江矢曰
吾所臨官有不能奮報國家者如此江已而抱牒
佐二千石一切苞苴不以入甚且屏故事却稅羡
君既多幹局又甘苦持廉聲籍甚於是督漕都御
史吳公某暨督河都御史潘公某僉才君疏名以

聞河所當懷仁睢寧等處最湍悍或以漢瓠子黃
金堤等也君輒躬畚鍤楗竹石倣古埽法明年堤
成按所費減故事殆數千金諸按節交章疏君功
坐無爲州太守鈌員以聞　詔如疏晉二級特補
廬州府同知仍領州事如故當是時君旣以彊幹
聲江淮間起家不三年而　天子採使者言翔
貴君至此抑異數矣君於是益自奮厲葺里坊平
市價飭學宮置膳田明獄訟省徭役建橋梁繕圩
岍所畫封以內蹇蹇鏡滓不遺餘力其所最爲卓
犖者有三其一州嘗旱老穉轉徙亟君請發倉賑

未得報輒擅發所活數萬人其二蝗起蔽天君露
禱蝗輒出境甚且盡投黃湖與白湖以殪其三君
嘗領部使者檄勘蘆洲舟暴風覆舟漂流數十里
從卒數十人僉沒而君獨從舟窟携一吏及所綰
印以出嗟乎豈君之憂民者誠而天故假之神以
顯君名業邪尋襄寶應湖之役以勞詔加俸一級
賚金幣未幾坐忌者口抑稍稍倦遊上書乞骸骨
當事者留之不可致其仕以歸歸而州之吏民所
伐石而碑卜宮而祠與千里而泣送之者踵且接
於路也嗟乎君之他所為細行若葬族伯及恤孤

寡閭里里人所口晝而髮櫛之者無筭大都半類
漢伉直半類漢獨行于不暇書第擇其大指皎然
縉紳大夫之耳目内則孝父母與悌弟出則樹功
業聲施當世庶幾傳記所稱有典有則國之著蔡
者已君之生以嘉靖癸未九月朔日其卒也以萬
曆已丑三月十有六日享年六十有七京兆公以
子貴加贈通議大夫而母陳恭人亦加贈淑人君
[illegible]娶配屠氏繼娶許憲使嶽之女並贈宜人子男
[illegible]曰某曰某曰某曰某並屠出曰某曰某曰某曰
某暨許出女三人孫男十一人孫女十三人其所

許聘及娶金吳中名族允陽等卜以十二月某日葬之金粟山之陽或曰其所當佳山水蓋於嚮所卜五雲略相埒乞予銘銘曰山爲礪兮海爲帶日月所躔兮蛟龍所蟠紫氣其伏兮玄宮其閟冠與舄履之藏兮千秋萬禩其無艾

程母墓誌銘

程母者歙程君甘溪名鍾美者之配也其子曰雲鵬有俊才善屬文萬曆癸酉繇太學生以詩經魁順天鄉試而予甥顧侍御名爾行者與之同舍又同第爲縉帶交未幾鵬且死侍御君過西湖數主

程君家而予亦往來湖上尋孤山六橋及南北峰之深程君好賓客輒時時携樽罍以從其所操肴豐以潔間問之則繇母善事程君數脫簪珥供甘脆極水陸之珍以歡客也故程君之客傾浙諸縉紳家亦數爲口晝母不置程之先世故起鹽筴而饒而中落矣而母獨能從巾櫛間以身佐程君力爲推挽併教其子鵬以成名鵬雖蚤沒不及宦遊爲祿養而諸縉紳之哀其子併憐其母于今不絕也母年十五而歸程君姑且亡後姑暨娣姒輩數嗷其瑕指以窘之而母益以孝謹自將於是交相

歡而後姑娣姒抑未甞不歎母之賢也程君鎔鹽筴爲諸少年所批根引繩幾陷不測母泣而訴於按節使按節使猶不解母輒大呼哭于庭挾一劒斷其指血淋漓濺使君衣而指且絕而躍者三使君始大驚以悟且悔且悲縛諸少年按法抵戍而程君始及出浙之諸縉紳無不轉相聞而傾慕母謂其有古烈婦風其孫爾前服衰號跣抱狀而請于余余憐母之俠烈不忍拒而系之所聞者如此按狀母王氏其先鎔汴從宋南渡永昌里而程之先世亦由歙徙錢塘羲和里故兩家僉占籍于此

婚締焉女三人孫男三人長卽爾前邑高才生次爾遠爾大男女嫁娶並名族行且卜於巳丑十二月二十九日葬於西湖中台之麓銘曰中台之原佳氣鬱葱母之生也能劒其指而脫夫君於阨其沒也必能以其遺骼而廕子若孫兮福祿其攸同嗚呼茲謂程母之墓宫千萬禩其無窮